



Inger
Frimansson

[瑞典]英格尔·弗瑞曼森 著
童小北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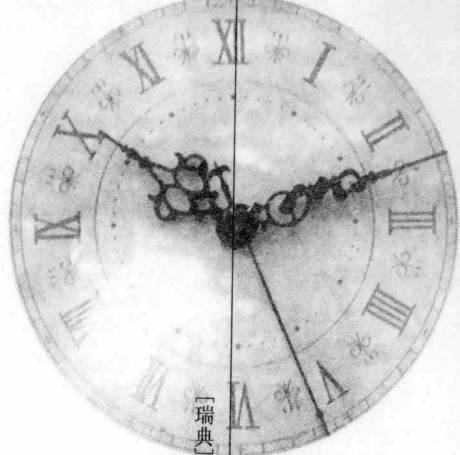
晚安， 亲爱的



时间无法磨灭记忆的伤痕，
当过去被肢解成痛苦的碎片时，
“觉醒”甚至比“沉默”更可怕……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晚安，亲爱的



「瑞典」英格尔·弗瑞曼森 著
童小北 译

Goodnight, my darling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安,亲爱的 / (瑞典) 弗瑞曼森 (Frimansson, I.) 著; 童小北译.

—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1.1

ISBN 978-7-5133-0130-5

I. ①晚… II. ①弗… ②童… III. ①长篇小说—瑞典—现代 IV. ①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38525号

Good Night, My Darling

By Inger Frimansson

Copyright © Inger Frimansson 1998 by Agreement with Grand Agency and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1 by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0-6666

晚安,亲爱的

(瑞典) 英格尔·弗瑞曼森 著 童小北 译

策划编辑: 吴超

责任编辑: 吴银花

责任印制: 韦舰

封面设计: 九一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小森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开本: 910×1230 1/32

印张: 11.25

字数: 154千字

版次: 2011年1月第一版 2011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33-0130-5

定价: 29.00元

版权专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佳丝汀·达尔维克两部曲”重点人物简介

佳丝汀·达尔维克

所有故事和事故的制造者和参与者。她始终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编织记忆来网罗自己，直至最终杀死所有的记忆相关人。

斯文·达尔维克

佳丝汀的父亲。自佳丝汀三岁时她母亲去世之后，他就以一种极端纵容的爱来守护佳丝汀，以至于佳丝汀始终活在“父亲”的身影里。

弗洛拉·达尔维克

佳丝汀的后母。在佳丝汀、斯文之间尴尬地扮演着母亲的角色，她痛恨斯文对女儿的爱，却始终无法生一个自己的孩子来抢夺这种父爱。

内森·根德瑟

佳丝汀的前男友。他有着与佳丝汀封闭的人格完全不一样的硬朗的性格，结过两次婚，和一个女人同居过，生有六个孩子。他离开所有女人的原因他归结起来只有一个：她们总是歇斯底里。

汉斯·彼得·伯格曼

佳丝汀的新男友。有过一段婚史，他以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爱情，妻子后来跟了别人。直到佳丝汀出现，他们似乎正是为彼此的存在而存在的，两个人在对待爱的方式上惊人地吻合。

米基·根德瑟

内森·根德瑟之子。内森出事时他只有16岁。他去见过父亲的女友佳丝汀·达尔维克，而他永远地记住了这个冷酷的女人。他默默地观察着她，一直坚持了六年。而六年后他也要展开对这个女人的报复行为。

“佳丝汀·达尔维克两部曲”重点人物简介

玛蒂娜·安德森

自由记者。25岁，年轻，充满活力，有着狂野奔放的个性。她和内森·根德瑟的互相吸引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他们同样热爱生活，狂野而又健康。

贝丽特·阿萨尔松

佳丝汀的小学同学。小时候她和佳丝汀可能成为好朋友，至少佳丝汀是这么认为的。但她却做了一些残酷的事情，这是佳丝汀无法原谅的，永远都不能。

托尔·阿萨尔松

贝丽特的丈夫。他非常爱自己的妻子，即使他从来不去表达这些。但贝丽特却不知道，而且将永远也不知道。但对孤独的托尔而言，哪怕已经经历了六年，他依然无法原谅自己。

吉尔·凯伦

贝丽特最好的女朋友。她们小时候共同制造与参与了对佳丝汀的伤害行为。贝丽特不在后，她一直陪伴在托尔身边，以贝丽特不能表达的方式。

乌尔夫·桑特松

彼得·汉斯的老板，也是他的前小舅子。他开了一个旅馆“三玫瑰”，对他的这个前妹夫照顾有加，是个公认的好人。

阿里亚德妮·亚格兰德尔

与彼得·汉斯同在“三玫瑰”旅馆上班，做打扫卫生的工作。来自于希腊半岛的她不惜远离故土，义无反顾地跟随丈夫汤米·亚格兰德尔来到斯德哥尔摩，然而，汤米却不是那个他最初认识的汤米。

汤米·亚格兰德尔

警察，阿里亚德妮的丈夫。他有温柔的一面、细腻的一面，却时常展露他作为警察的暴戾之气。在妻子阿里亚德妮的眼中，他婚前婚后判若两人。只是谁又能真的进入彼此的内心呢？

楔 子

晚上六点十五分，飞机降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机场。要不是这个来自大使馆的女人突然发火，她们此刻根本不会出现在这里。在这之前，去往伦敦的班机晚点，她们失去了联系，飞往斯德哥尔摩的飞机又都被订满了。南希·福什一路上始终沉默不语，脸色阴郁，所以她的爆发着实吓到了佳丝汀。

她们最先走下飞机。两位便衣警察通过安检领她们从后门离开。

“不幸的是，媒体已经获得你们回来的消息了。”其中一位说道。佳丝汀没太听清楚他的名字。

“他们就像狼一样，冲过来咬你一口再若无其事地咀嚼。不过我们会糊弄他们的。”

他们把佳丝汀带上了他们的车。

光线让佳丝汀觉得难受，还有那纯净、惨淡的光线，那柔嫩的绿色植物。她已经忘记大自然是什么样的了。她对南希·福什说道：

“你想家吗？那么热的天，你是怎么生活的？”

“我知道那是暂时的。”她回答道，“现在我们到这儿了，到家了。”

他们通过了索伦蒂纳·乌普兰瓦斯比出口。时间是七点半。

副驾驶座上的警察说道：“你知道……那个叫玛蒂娜的女孩儿，她的父母想见你。”

“是吗？”

“这对他们来说很重要。”

佳丝汀将脸转向窗外。她看到一排排大树，都是白色的树干。

“行。”她说，“那样挺好。”

第一部分

第一章

刺骨的、纯粹的寒冷。

灰暗的水光滑如某种活物。

不能看天空，不行，那种反差的颜色，她承受不了，会刺伤她的双眼。聚集的云朵正酝酿着一场雪。干燥的雪花不久后就会从天空落下，打着转儿落到地上，如烟似梦。到那时她会脱下所有衣服，让自己完全融化在雪里。

她一直在努力想象触摸冰晶时那种冰凉的感觉。她全身绷紧，闭上双眼，试图听到冰雪初融时北欧某条溪流的声音。

然而，她从没有成功过。即便是发着高烧，内森不得不用衣服、碎布、窗帘和所有他能找到的东西包裹住她的身体，她仍无法感到寒冷。

她早已被另一种严寒冰封。

她向前跑着，跑着，跑着。

你永远不会看见这样的我。

跑着，跑着，拖着笨重的身体，她穿着慢跑鞋的双脚轻飘飘的。这双鞋是佳丝汀在索尔纳的一家体育用品商店买的，一位牙齿雪白、留着飘逸卷发的年轻人帮她做了挑选。他让她在跑步机上试跑，并录了像。跑步时她攥紧拳头，攥得非常紧，怕失去平衡，也怕他发现她的可笑：一个可笑的胖子，一个四十五岁的女人。她害怕他从自己夹紧的膝盖中看出她的绝望。

他冷冷地看着她，说：“你的身子是斜的。”

她疑惑地看着他。

“对，是这样的。不过不用担心，很多人都这样。事实上，差不多每个人都会这样。”

她从跑步机上下来，粘在脖子上的头发湿漉漉的。

“这说明你跑步时身子是斜的。你这样换步，因此你的鞋总是一边磨损。”他把她那双旧靴子拿过来，说：“你自己看看。”

“我从不跑步。从来没有。”

“这无关紧要，你的身子就是斜的。”

“走走看看？”

一个尝试性的笑话。他礼貌地笑了笑。

最终她买下了这双鞋，花了不到一千克朗^①。他给了她不少建议：跑鞋的质量很重要，若穿了不对的鞋，慢跑时就很可能会受伤，鞋破了、肌肉拉伤啊什么的，特别是对于第一次穿的人。

这双鞋是阿维亚牌的，它让她想到了飞翔。

^①瑞典货币，100 克朗约合人民币 100.61 元。

也想起了逃离。

一直逃往遥远的地平线。

她开始往约翰内斯隆德跑，头上的深蓝色毛线帽滑下来，遮住她的脸。她跑着，身体微微弯曲。一小群绿色的鸟从鸟巢里飞出，虽没发出什么声音，却似在谴责。她这晃动着的的人类身躯和粗重的呼吸声打扰了它们。

我们就要分开了。

不！

你该看看我，你会以我为傲的。我会追随你直到世界尽头，你转过来看着我，用你那湛蓝的眼睛看着我。佳丝汀是我爱的人，她能如鸟般翻越这些墙头。

或像一只虱子。

站在山顶，风势凛冽，迫使她流出眼泪。在她脚下，散布着成排的房屋。它们就像许多纸箱子，堆积在由街道和死胡同构成的迷宫里，四周围着玫瑰树篱。设计师最初应该就是这样想的。

她差点被一些爆竹碎片、玻璃碴子和塑料瓶子绊倒。肯定曾有一群人为了让他们的爆竹放得最高而在除夕之夜爬到这里，然后又喝得醉醺醺地下山回家。

她有时会开车去格里姆斯塔的新马场。周末那儿会有很多停车位。她很少在那片泥泞的场地里看到马。不过，有次倒是看到些长腿动物，它们嘴贴着地的样子很像吸尘器。那里一棵小草都没有。

佳丝汀有忍不住大声拍一下掌的冲动。这样一来，那个领头的马肯定会因惊慌失措而跑得飞快，哪怕四面都是篱笆围墙：恐慌会让它忘记一切，只知道逃跑。其他的马也会跟着它，满脑子都是恐惧。它们会在泥巴地里反反复复地跑，完全没有方向。

当然，她没有那么做。

滑冰场左边亮起一排路灯，她跟着灯光走了一段，穿过居民楼下面浸满水的土地，经过马尔特浴场附近的停车场。她注意到一辆拖车的一扇窗户还没修好。继续朝着湖跑去，之后又沿着岸边跑了一会儿。

四只鸭子悄无声息、摇摇摆摆地走过。尽管现在是一月，温度在零度以上，并且已经连续下了一周多的雨，但这个正午的天空却阴暗、苍白。

她深吸一口气。

路边是成堆的落叶。它们已停止腐烂，变成棕色，沾满泥污，一点儿都不像皮革。

就像它本来的样子。

寂静无声，没有鸟叫声，没有雨滴声，只有她跑上坡道的脚步声，很有节奏却很低沉。接着她跑上了木板道，传来脚步的回声。她差点摔倒。潮湿的水气使路面变得湿滑，阿维亚鞋底打了滑。

不行，不能停下，不能软弱。她的肺在燃烧，发出无声的腐烂般的叹息。她自己爬了起来，好像她就是他：内森。

你该为我感到自豪，你该爱我。

她回到了自己的房子，站在门口，靠在墙边解开鞋带。随后她一件件脱掉身上所有的衣服：红色的风衣，长牛仔裤，运动型内衣，

短衬裤。她站在那儿，双腿岔开，伸展双臂，让汗水尽情流下。

那只鸟从房顶某处飞了进来。它扇动翅膀时发出的沙沙声以及它尖利的叫声和低沉的咕啾声在房间里不断持续。最终它停在了她的头上，用粗糙光亮的爪子紧紧地抓着她的头发。她转了转头，觉得头顶沉重却温暖。

“你一直在等我吗？”她说，“你知道我肯定会回来。”

她轻拍它的背，把它从头上拿下来。伴随一阵激烈烦躁的叫声，它消失在了厨房里。

她开始在起居室里的小地毯上做伸展运动，这是从电视上的健身节目里学会的。她向来不喜欢集体活动。因为害羞？至少内森曾这么说过。在他们认识之初，正是她的害羞吸引了他。

她还是那么高挑，但却掩不住岁月的痕迹。她看起来很瘦，即便体重秤仍旧显示 171 磅。她已在淋浴头下站了很长时间了，一直用海绵球擦洗自己的上身、四肢、后背和膝盖。

几天前，她还希望能把这里弄成欧式淋浴房，想在地上铺上地板，在墙上贴上瓷砖。

她和玛蒂娜曾在一条泛黄的河里洗过澡，那种腐烂和泥土的气味渗进了毛孔，怎么都擦洗不掉。一开始她根本不敢踏进去，害怕河里可能游着的生物——蛇、水虎鱼或者水蛭。直到一天早上，她们不得不穿着衣服下水穿过急流，因为没有别的路可走。从那天起，她就再也没有怕过了。

她仔细地将身体擦干，往身上涂抹身体乳。装身体乳的罗马瓶差不多已经空了，看起来就像比萨斜塔。她用剪刀把瓶口剪开，将剩下的乳液一点一点拨弄出来。她端详着镜子里自己的身体，它已被热气熏得通红，却已然不再年轻。她画好眼线，十六岁起她就开

始画眼线了。没人能阻止她。

连弗洛拉也不行。

她穿上绿色家居服，去厨房给自己倒了杯酸奶。刚才那只鸟正站在窗台上，侧眼盯着她，发出不高兴的咕啾声。在屋外的小道上，一只黑色小鸟趾高气扬地走着。在它那为抵御冬日严寒而囤满脂肪的小身上，羽毛根根倒竖。冬天里，它的叫声会变得尖锐，就像有人在弹一根绷得太紧的吉他弦。它鸣唱的另一只歌既忧郁又喜气洋洋，歌声会在夏末终止，直到来年的二月底再远远地穿过一棵苍天大树的树顶悠悠地传来。

佳丝汀一辈子都住在这栋位于哈赛尔比·维拉斯塔德附近临水而建的风房子里。这是栋狭小、瘦高的石头房子，刚好适合两三个人居住。这里的住客也从没超过三个人，除了有段时间多了一个婴儿。现在她一个人住在这里，她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随意更换家具的，可她什么都没动。自从不打算搬去弗洛拉和爸爸的主卧室之后，佳丝汀就一直睡在自己儿时的小卧室里。这间卧室墙上的墙纸都已经褪色了。她一直保留着另外两个房间，好像他们随时都会回来一样。佳丝汀还会时不时撤下被套，换上新床单。

他们的衣服也还都挂在衣橱里，爸爸的西服和衬衫在左边，弗洛拉的裙子在右边。还有一个放鞋的厚木板，已积满了灰尘。她总想着要清理一下那里，却从没弯下腰把它们拿起来。

在有心情干点什么的时候，佳丝汀总会去擦穿衣镜。她用窗刷擦洗镜子，又移动了梳子和几个小香水瓶。她记得有一次随手拿起弗洛拉的梳子走到窗前，当她凝视着梳子上灰白的发丝时，脸上像被人狠狠抽了一巴掌。她迅速扯下一根灰头发，拔腿就跑。最后她

躲在阳台烧了这根头发。燃烧时头发发出刺鼻的气味，在火中一点点卷曲，直到消失无踪。

天开始黑了。她走上二楼走廊，拉了把椅子坐到窗前，又给自己倒了杯酒。夕阳下，梅拉湖^①在窗外闪闪发光，波浪起伏，反射着隔壁门外的灯光。隔壁的人很少在家，她也不认识住在里面的人。这样挺好。她独自一人生活，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做一切让她成为一个完整、强壮的、活着的人的事，就和其他人一样。

她做得挺好。

① 瑞典语作 Malaren，在瑞典东部，斯德哥尔摩西侧。

第二章

他一直都和父母一起过圣诞节，安静地度过那几天。圣诞节前夜总是漂亮的，有那么多落满白霜的圣诞树。从他们还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喜欢在老桦树上挂一个灯。他还能记起儿时的自己和玛格丽塔咯咯笑着的声音，那笑声从圣诞节前夕他们一早醒来就一直持续不断。

他母亲总是让他回家过圣诞节。事实上除此之外，他还能去哪儿呢？尽管如此，他还是每次都假装很难办到，逼迫母亲向自己提出请求。仿佛他需要母亲不断地提醒，他在她心目中有多重要。

他一直不知道父亲是怎么想的。谢尔·伯格曼是个不愿表露出自己感情的人。汉斯·彼得一生中只有一次见过父亲失态，目睹了痛苦的阴影爬满他水肿的阔脸，那是在警察到家里通知玛格丽塔出了车祸的晚上。这已经是十八年前的事了，当时汉斯·彼得还住在家里。